

大师智慧书系

THE MASTER'S
INTELLIGENT
SERIES
大师谈思想

半间◎编著



YZLI0890145747

中体验艺术之美 从大师的思想中体悟生命力量

听大师的声音 感受大师的情怀

近距离感悟恒久流传的人类的智慧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大师智慧书系

大师谈思想

THE MASTER'S
INTELLIGENT SERIES

半 间 / 编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YZLI089014574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师谈思想 / 半间 编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1.8
(世界大师的生命智慧)

ISBN 978-7-5387-3704-2

I. ①大... II. ①半... III. ①散文集—世界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40171号

出品人 陈 琛
选题策划 朱凤媛
责任编辑 苗欣宇 田 野
装帧设计 孙 俪
排版制作 陈 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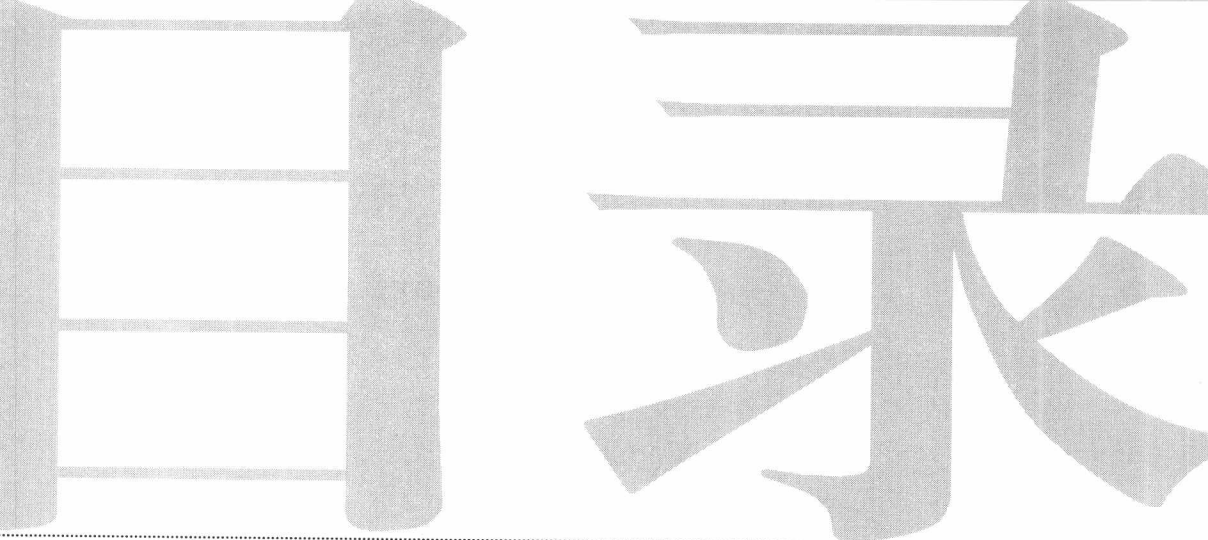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大师谈思想

半间 编著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本 / 710 × 1000毫米 1 / 16 字数 / 235千字 印张 / 15
版次 / 2012年1月第1版 印次 /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20.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C O N T E N T S

普里什文

马蹄 / 001

荒野 / 005

它们多么美好 / 007

毛姆

生命力 / 011

死亡与人生的型式 / 013

雷哈尼

会说话的树 / 015

科契奇

云杉和松树 / 017

彼林

鹰的羽毛 / 019

孤独的书 / 020

黑塞

论年龄 / 023

海伦·凯勒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 027

天国 / 036

希梅内斯

小银和我 / 039

大师谈思想

001

纪伯伦

- 在时光的舞台上 / 049
- 我的心重负着果实 / 050
- 十字架上的耶稣——写于受难的星期五 / 052
- 喂，心灵 / 054
- 一个朋友的故事 / 055
- 雄狮巨人 / 057
- 小溪说什么 / 059
- 论死亡 / 060
- 诗人的死就是生 / 061
- 自杀之前 / 063
- 启示 / 064
- 虚荣的紫罗兰 / 065
- 我的灵魂 / 068

志贺直哉

- 兔子 / 071

劳伦斯

- 复活的上帝 / 075
- 燃烧的火 / 082
- 鸟啼 / 083
- 夜莺 / 086

米斯特拉尔

- 死的十四行诗 / 093

伊瓦什凯维奇

- 人的生命从四十岁开始 / 095
- 草莓 / 097

米斯特拉尔

- 歌声 / 099

瓦扬·古久里

- 一只苍蝇被压死了 / 101

福克纳

- 在卡洛琳·巴尔大妈葬仪上的演说词 / 107

阿莱桑德雷

- 老人和太阳 / 109

米修	谨慎的人 / 111
博尔赫斯	盲人 / 113
川端康成	花未眠 / 115
	燕子 / 118
马尔腾	生命的炸药 / 123
斯坦倍克	巨人树 / 127
奥威尔	射象 / 129
佩顿	半便士 / 137
伏契克	我生命的果实 / 139
尤瑟纳尔	谁知道兽的灵魂是下入地呢? / 143
聂鲁达	人 / 149
弗兰克	活出意义来 / 153
东山魁夷	一片树叶 / 155
乌尔法特	生命之曲 / 159
	两个葬礼 / 160
李夫西	伤悼——为纪念我的父亲 / 163
埃利蒂斯	夏天的躯体 / 167
田宫虎彦	母子别 / 169
约翰·麦克唐纳	生命何必以心跳来衡量? / 173
泰斯特	记住我 / 179
吕克尔	堂吉诃德的路 / 181
邦达列夫	瞬间 / 185
	人的信念 / 186
贡萨莱斯	铅盒里的秘密 / 189
奥修	沙的故事 / 195

乌安	…… 猫头鹰的墓志铭 / 197
库兰诺夫	…… 燕子的目光 / 199
贝洛	…… 自由与生命 / 205
莎巴哈	…… 女性的否决 / 207
拉班	…… 吃老本 / 213

普里什文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普里什文（1873—1954），前苏联著名作家。

年轻时当过农艺师，后来，对文学产生了兴趣，开始潜心创作。

作品有《在飞鸟不惊的地区》《亚当和夏娃》《黑色的阿拉伯人》

《大自然的日历》和自传体长篇小说《恶老头的锁链》等。

※ 马蹄

大约十二年前，也就是1926年，我来到赛尔吉耶夫（现在叫扎果尔斯克）。在那里我为了找住房费了好些日子，谁愿意把房子借给我这个带着五只猎狗的人住呢！我不得不购买了一座带有一片空地的小房子，安顿成我的长久住宅。我的右邻——塔拉索夫娜饲养山羊，左邻住着一户剥死兽皮的人家。人们把那些老了的或是伤残了的马送到他那里，他把马宰了，马肉自己享用，毛皮给主人，而骨

头则陆陆续续地喂了别人家的狗。在我们几家的地段之间没有任何栅栏，大部分被狗啃过、经过风吹雨打而发白的骨头都扔在我家的地段上。塔拉索夫娜的那些山羊常到我的地段或是屠夫家的地段来吃草，我的疯狂的猎犬常常欺侮它们。

没过多久，我便在我的区域四周围起了槲木栅栏，把骨头扔了出去，把土地开垦了，羊和狗也分开了。那时我养着这样几只猎狗：亚利克——爱尔兰猎犬，肯达——德国种，有波状长毛的猎犬，肯达的孩子——一年的狗崽涅尔里、杜别茨，还有善于追捕野兽的“夜莺”。这几只狗在我圈起来的地段自由自在的散步，有时它们刨出一些马骨头，于是就忙活这些骨头，争来抢去。后来，我发现它们将骨头啃得差不多了，就赶快抢过来扔到栅栏那边邻居的地段去，这样多少改变了过去我家那种凌乱的局面。后来我又买来了一只公鸡，这下可好了，公鸡一打鸣，我的屋子就开始热闹起来了。

夏天——春天和秋天的狩猎间隙，我坐在菜园里篱笆附近唯一的一棵椴树下的小桌上写我的文章。这张小桌的四只脚是埋在地下的。小桌上面悬挂着一架秋千，写一会儿，我就翻一会筋斗，把身子向上拔起来，接着再给黄瓜浇浇水，喝杯茶，然后又接着写。生活像我希望的那样进行着，但有一点不大好，就是这几条狗对我的写作妨碍颇大。毫无疑问，我成了吸引它们的中心。它们在我周围一会儿玩，一会儿争吵打闹，掀起一阵阵尘土。我本该把它们哄走，然而不知怎的我总是不能制服这些朋友，甚至有时看着它们玩耍比我写作还有意思。它们掀起的浓密的尘土令我窒息，争吵时受了委屈的狗蜷缩在我的膝前，我得评判谁是谁非，处罚有错误的狗。我这样做的缺点是忽略了几条狗之间的关系，使它们变得凶狠了，这一点严重影响我的工作。

有一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肯达在离菩提树不远的地里刨出了一只马蹄，它早就被啃光了，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完全是一个角质的光秃的马蹄，带着一块生了锈的马蹄铁，上面还挂着钉上去时就打弯了的马钉。我看到这样的垃圾本想从栅栏上给邻居扔过去，但聪明的肯达把可怕的眼神投向我，它用迷信的恐惧的眼光瞅着这只风吹日晒陈腐了的马蹄，就像小孩或是愚昧的成年人望着一件自己不明白的东西。肯达的举动引起了其他几只狗的注意，它们缓慢而小心翼翼地向它靠近。肯达看到那几只狗离自己已经不远，把嘴张到我都感到可怕的程度，

咬住了马蹄，爬到我的小桌底下，以狮子的姿势卧下来，马蹄就在它的两只前爪之间。其他的狗像施了魔术似的慢慢向小桌移动，走到了肯达的视线看不到的地方，形成了半包围圈，卧在那里，注视着马蹄，其姿势就像是被发掘出的财宝的享有者。可是，只要其中一条狗悄悄向前挪动一下，超过规定的界限，肯达就要凶狠狠地嗥叫，边境破坏者只得垂下尾巴，重新退回原地。

很快我便深信，我书桌周围的这种宁静的局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暂时的。虽然是一只啃光了的马蹄，然而狗与狗之间的气氛却是太严重了。由于肯达一开始就不照顾别的狗，内讧已经不可避免。不过，肯达终于独霸了马蹄。唉，其实它只不过是一块普普通通啃光了的而又被风吹雨打太阳晒的骨头罢了。也许，蹄子这样的物质会发出一种令动物特别垂涎的气味，甚至在狗牙齿尚未碰到前，鼻子已经嗅到了。正是由于这样的“精神”气味，在一片寂静和无限延长中，肯达实现了对其他几条狗的统治权。

我的狗对上帝的存在没有丝毫怀疑，这个上帝就是我。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包括马蹄都是我创造的。既然是上帝给的，上帝也可以拿回去。于是我撂下手里的工作，捡起地上的马蹄随身带着。第二天，我把马蹄装在一个自己编制的小箱子里，和我那些纸呀，书本呀一起带在身边。我不让一只狗感到委屈，我想让它们挨个掌权，我依次选好了最高当权者，让它卧在桌子下面我的脚旁；其他所有的狗也都秩序井然地形成半圆卧在小桌旁边，摆出那种狮子般的姿势。这样安排好了以后，我便打开我的宝箱，把财宝取出来，轮到的幸运者开始掌权了，而我在这样的宁静中写我的关于动物习性的故事。

十二年过去了，我所有的狗：亚利克、肯达、涅尔里、杜别茨，还有“夜莺”，我都写过它们。我的大多数书是为成年人写的，为孩子们写的书在我国已经出售一空，有些书已开始越过国境。不仅如此，那些以我的狗的名字给自己猎狗命名的猎人经常可以遇到。有多少封充满友谊的信，就有多少朋友。

这一切自然都很好，只是一点不好：我所写过的这些狗现在已没有一条活在世上。

它们为我和人们之间建立了友谊之后就永远地消失了。肯达死于心脏病，继它之后不久，涅尔里和杜别茨也突然死于同一遗传的疾病。“夜莺”死了，只有

最好的追捕能手才能有它这样的死：在追捕一只狐狸的过程中，瘫痪攫住了这只老猎狗。至于讲述亚利克的死，我到现在还感到沉重。我的猎狗就这样死去了。

那个有名的宝箱里留下的只有编织粗糙的小盒子；马蹄不仅丢了，我甚至都把它忘了，十之八九是我的家人中不知谁清理我的废品时，把那个破玩意儿扔到污水坑里去了。

最近我常坐在我家的菩提树下，就在过去那张小桌子旁。生下才四个月的光毛猎犬奥斯曼，毛色黝黑光亮，跟它的妈妈拉达，还有西伯利亚爱斯基摩犬比亚正在忙活着。有时甚至那只特别善跑的英俄杂交猎犬特鲁巴契也参加这种不停的忙活。空气里尽是尘土，简直无法呼吸。突然，游戏停止了，拉克开始刨起来，两只前爪不停地工作；它的儿子奥斯曼可笑地摹仿它，而其余的狗莫名其妙地站在旁边。就在那时，拉达也带着肯达当年所有过的奇怪表情望着下面，并且威胁似的露着牙齿吼叫着，把别的狗都赶开，只有奥斯曼一个不听它的，为此它大受申斥，委屈地吼叫着跑到我的脚跟前。

一只带着马蹄铁的马蹄又一次被刨出来，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我自然照旧把它放在小箱子里，每天指定那些狗轮流当最高统治者。在这个宁静的小圈子里我写我新养的这几条狗。但是我得承认，我总觉得欠缺点什么。当然，我的爱犬肯达是永不会再回到这儿了，只有现在我才真正懂得老猎人的体会：对于一个猎人来说，真正的猎犬只有一条。

这时，有人敲篱笆门。要是肯达活着，这个时候听到了敲门声难道它会跑到大门跟前去而置神秘的宝贝于不顾？不，它肯定是以吠叫来回答敲门声。可拉达这时慌忙飞跑到大门跟前，还让所有的狗都跟着它。我只来得及抓住了跑得最慢的奥斯曼，用手指着马蹄，是想让它明白，这会儿一条狗都没有，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掌握统治权。

我津津有味地想象着，这只小奥斯曼将要在马蹄的帮助下统治那些比它大的狗。奥斯曼明白了我的意思，悄悄走了过去，可是想起不久以前为了这只马蹄所受的申斥，它停了下来。奥斯曼蹑足而行，希望不管怎样要安全到达，要鼻子先闻一闻，要是不可怕就留下来，要是不妙，赶快逃走。

“前进！”我命令它。

它向前闯了一下。

“勇敢点！”

它哆嗦起来，尽量把身子伸直，看来，它的鼻子已经闻到了我们所难以闻到的马蹄味，这种特殊的气味吸引了它。突然，它倒了下来，夹起尾巴往后跑，躲到高高的马铃薯丛后面去了。

群狗转了回来。拉达开始寻找马蹄，可是我已经结束了工作，把宝贝又放进了小箱子。当奥斯曼从恐惧中清醒过来后，便把头从绿茵中伸出狂吠起来。

(茹香雪 译)

※ 荒野

在荒野里，人们只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人怕待在荒野里，就是因为怕独自静处。

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是我还没有忘掉；当我还活着的时候，这也不想忘掉。在那久远的“契诃夫”时代，我们两个农艺师，彼此几乎是不相识的，为了播种牧草的事情，同乘一辆小马车，到古老的沃洛科拉姆斯克县去。途中我们遇到一大片望不到尽头的含蜜的叶芹草，青翠欲滴，草花盛开。在晴朗的日子里，在我们莫斯科近郊妩媚的自然界中，这片鲜艳夺目的花的原野，蔚为奇观。仿佛是青鸟们从远方飞来，在这儿宿了夜，飞走之后，留下了这片青色的原野。在这片含蜜的青草丛中，我想，现在该有多少虫儿在争鸣啊。但是，马车在干硬的道路上发出轰隆声，令人什么也听不见。被这大地的魅力迷住了的我，把播种牧草的事情，早抛在九霄云外了，一心只想听听花丛中虫儿的鸣声，于是我请求旅伴把马儿勒住。我们停了多少时候，我在那儿跟青鸟相处了多少时候，我说不上来。只记得我的心灵随着蜜蜂儿一起飞翔了一阵之后，便向那位农艺师转过头去，请他赶车上路；这时，我发觉，这位貌不出众、饱经风霜的胖子正在

观察我，惊讶地打量我。

“我们干吗要停留？”他问道。

“不为别的，”我答道，“我是想听听蜜蜂的声音。”

农艺师赶起了车。于是我也从旁边观察起他来，我发觉他有点儿异常。待我再瞥他一两眼后，我就完全明白，这位极端崇尚实务的人，也若有所思起来了；也许是由于我的影响，他已经领略到这叶芹菜花儿的魅力了吧。

他的沉默叫我很不自在。我拿闲话来问他，想打破沉默，但他对我的问话毫不在意。仿佛我对大自然所抱的一种非务实的态度，也许竟是我那略带稚气的青春，触动了他，使他想起自己的黄金时代；在那黄金时代里，每个人都几乎是诗人。为了使这位红脸膛、大后脑勺的胖子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我向他提出了当时十分重要的实际问题。

“照我看来，”我说，“没有合作社的支持，我们播种牧草的宣传，只是一场空谈而已。”

他却问道：“您可曾有过自己的叶芹菜？”

“您问什么？”我摸不着头脑。

“我问的是，”他重复说，“有过她吗？”

我明白了，于是像一个男子汉所应做的那样答复他：我当然是有过的，这是不消说的……

“她来了吗？”他继续盘问道。

“是的，来了……”

“哪儿去了呢？”

我感到痛苦。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微微地摊开两手，表示她现在没有了，早已不见了。之后，我想了想，又说起叶芹菜：“仿佛是青鸟宿了夜，留下些青色的羽毛罢了。”

他半晌不语，沉思地凝视着我，然后自己得出了结论：“这么说，她是再也不来了。”

他环顾了一下那遍地青青的叶芹菜，接着又说：“青鸟飞过，留在原野上的也只能是青色的羽毛啊。”

我觉得，他好像在用力，再用力，终于在我的坟墓上堵上了墓石，我还一直在等着呢，现在可仿佛永远完结了，她永远不会来了。

突然，他号啕大哭起来了。这时，在我的眼里，他那大后脑勺，那肥厚的下巴，那由于脸胖而显得细小的狡黠的眼睛，似乎都不存在了。于是我怜悯他，怜悯他在生命力勃发时的整个身心。我想对他说几句安慰的话，我接过了缰绳，把马车赶到水边，浸湿了手帕，给他擦脸，让他清醒清醒。他很快就平静了，擦干了眼泪，重新拿起了缰绳，我们照旧前行。

过了一会儿，我又对他说起播种牧草的事情，我说，没有合作社的支持，我们根本没法说服农民进行三叶草轮作。我这种看法，我当时觉得是很独到的。

“曾度过美好的夜晚吗？”他问道，对我有关工作的话题置之不理。

“当然度过的。”作为一个男子汉，我直言不讳地回答他。

他又沉思起来了，好一个折磨人的家伙！他接着又问道：“怎么的，只有一夜吗？”

我厌烦了，几乎生起气来，好容易控制住自己，拿普希金的名言来回答他那一夜或两夜的问题：

“整个生命就只是一夜或者两夜。”

※ 它们多么美好

乌鸦

我试枪的时候，打伤了一只乌鸦——它飞了几步路，落在一棵树上。其余的乌鸦在它上空盘旋一阵，都飞走了，但有一只降了下来，和它停在一起。我走近，近得一定会把那只乌鸦惊走的。但是那一只仍然留着。这该如何解释呢？莫非那乌鸦留在伤者身旁，是出于彼此有某种关系的感情吗？就好像我们人常说的，出于友谊或者同情？也许，这受伤的乌鸦是女儿，所以为娘的就照例飞来保护孩子，正像屠格涅夫所描写的那只母麻雀奔来救它那小麻雀。这种感人的事情，在鸫鸡

目动物中是屡见不鲜的。

可是转念一想，眼前是食肉的乌鸦呀，我脑子里不禁又有了这样不愉快的想法：那停落在伤者身边的第二只乌鸦，也许是嗅到了血腥味，醺醺然一心妄想马上能饱餐一顿血食，所以就挨近死定了的乌鸦，强烈的私心使它丢不开垂危的同类。

如果第一个想法有“拟人观”，也就有把人类感情搬到乌鸦身上去的危险，那么第二个想法就有“拟鸦观”的危险，也就是说，既然是乌鸦，就一定是食肉者无疑了。

松鼠的记性

我在想着松鼠：如果有大量储备，自然是不难记住的，但据我们此刻寻踪觅迹来看，有一只松鼠却在这儿的雪地上钻进苔藓，从里面取出两颗去年秋天藏的榛子，就地吃了，接着再跑十米路，又复钻下去，在雪地上留下两三个榛子壳，然后又再跑几米路，钻了第三次。绝不能认为它隔着一层融化的冰雪，能嗅到榛子的香味。显然它是从去年秋天起，就记得离云杉树几厘米远的苔藓中藏着两颗榛子的……而且它记得那么准确，用不着仔细估计，单用目力就肯定了原来的地方，钻了进去，马上取了出来。

初雪

昨天晚上没来由地飘下了几片雪花，仿佛是从星星上飘下来的，它们落在地上，被电灯一照，也像星星一般烁亮。到早晨，那雪花变得非常娇柔，轻轻一吹，便不见了。但是要看兔子的新足印，也足够了。我们一去，便轰走了兔子。

今天来到莫斯科，一眼发现马路上也有星星一般的初雪。而且那样轻，麻雀落在上面，一会儿又飞起的时候，它的翅膀上便飘下一大堆星星来。而马路上不见了那些星星以后，便露出一块黑斑，老远可以看见。

茶炊

有时心中是这样的恬静，这样的莹澄。你以这种心境去观察任何一个人，如

果他漂亮，你就会赞美，如果他丑陋，你就会惋惜。那时，你无论是遇上什么物件，都会感觉到那里面有把它创造出来的人的心。

此刻我在摆弄茶炊，这是我使用了30年的一个茶炊。我亲爱的茶炊这时候火着得格外欢快，我小心地侍弄，免得它沸腾起来的时候，淌下眼泪。

三个兽洞

今天在一个獾洞旁边，我想起了卡巴尔迭诺——巴尔卡里亚在黄峭壁上的三个兽洞。我曾在那儿把沙地上的足迹细细考察了一番，得知了獾、狐狸和野猫同居的一个极有趣的故事。

獾为自己挖了一个洞，狐狸和野猫却来和它同居。不干净的狐狸浑身恶臭，不久就把獾和野猫撵了出去。獾只得在稍高的地方再挖一个洞，和野猫住在一起，那臭狐狸仍旧留在老洞里。

梭鱼

一条梭鱼落进我们安设的网里，吓呆了，一动也不动，像根树枝。一只青蛙蹲在它背上，贴得那么紧，连用小木棒去拨，半天也拨不下来。

梭鱼果然是灵活、有力、厉害的东西，可是只要停下来，青蛙就立刻爬了上去。因此，大概作恶的家伙是从来也不肯停手的。

田鼠

田鼠打了一个洞，把眼睛交还给了大地，并且为了便于挖土，把脚掌翻转过来，开始享受地下居民的一切权利，按着大地的规矩过起日子来。可是水悄悄地流过来，淹没了田鼠的家园。

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它根据什么规矩和权利可以偷偷逼近和平的居民，而把它赶到地面上去呢？

田鼠筑了一道横堤，但在水的压力下，横堤崩溃了，田鼠筑了第二次，又筑了第三次；第四次没有筑成，水就一涌而至了，于是它费了好大的劲，爬到阳光普照的世界上来，全身发黑，双目失明。它在广阔的水面上游着，自然，没有想

到抗议，也不可能想到什么抗议，不可能对水喊道“看你”，像叶甫盖尼对青铜骑士喊的那样。那田鼠只恐惧地游着，没有抗议；不是它，而是我这个人，火种盗取者的儿子，为它反对奸恶的水的力量。

是我这个人，动手筑防水堤。我们人汇集来很多，我们的防水堤筑得又大，又坚固。

我那田鼠换了一个主人，从今不依赖于水，而依赖于人了。

啄木鸟

我看见一只啄木鸟，它衔着一颗大云杉球果飞着，身子显得很短（它那尾巴本来就生得短小）：它落在白桦树上，那儿有它剥云杉球果壳的作坊。它啃衔云杉球果，顺着树干向下跳到了熟悉的地方。可是用来夹云杉球果的树枝叉处还有一颗吃空了的云杉球果没有扔掉，以致新衔来的那颗就没有地方可放了，而且它又无法把旧的扔掉，因为嘴并没闲着。

这时候，啄木鸟完全像人处在它的地位应该做的那样，把新的云杉球果夹在胸脯和树之间，用腾出来的嘴迅速地扔掉旧的，然后再把新的搬进作坊，操作了起来。

它是这么聪明，始终精神勃勃，活跃而能干。